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比较语言学丛书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潘悟云 主编

语言的演变与变异

——首届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潘悟云 吴安其 吴福祥 主编

中西書局

比较语言学丛书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潘悟云 主编

语言的演变与变异

——首届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潘悟云 吴安其 吴福祥 主编

语言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的演变与变异：首届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潘悟云, 吴安其, 吴福祥主编. —上海：中西书局, 2013. 8

(比较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5475-0521-2

I. ①语… II. ①潘… ②吴… ③吴… III. ①汉语-语言演变-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4996 号

语言的演变与变异

潘悟云 吴安其 吴福祥 主编

责任编辑 朱彦

封面设计 郑艺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 (200023)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排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30 000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521-2/H·009

定价 42.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的资助

总 序

比较语言学,主要包括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在中国的语言学界,这两者大体上还是各做各的,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19 世纪出现的历史比较法,一直是历史语言学的主要方法,但是它有两个最致命的缺陷。

第一,它缺乏确定性。假如两个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 A 与 B,某个词在 A 语言中读 m-,在 B 语言中读 ph-,如果用它们来构拟其原始语的读音,通常的做法,是把它们拼合在一起作 *mph-,在 A 语言中 ph 失落,在 B 语言中 m 失落。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第二种可能,可以假定其原始语是清的 m-,A 语言中 m- 变化为无标记的 m-,B 语言中 m- 变成 ph-,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看到音变 m- > ph-。这种不确定性,给许多历史比较研究带上了主观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也是进入到 20 世纪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遭到冷落的原因。

第二,它缺乏解释性。上面的例子中,为什么可以把 m- 与 ph- 合成 mph- 作为原始语的构拟,而不合成 phm- 呢?也许可以这么解释,可以找到许多语言带 mph- 声母,而很少有带 phm- 的语言。但是为什么缺少带 phm- 的语言,历史比较法无法作出解释。解释性,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要求。

20 世纪出现的新的类型学,研究语言的普遍现象,由此得到普遍规则,并探求其深层解释。各种语言中有哪些音的类型,哪些音系的类型,哪些音的配合的类型,各种类型的出现频度,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研究音变链的类型,它们

的深层解释,这就把语言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新的类型学为历史比较法消除了上面的两个缺陷,从而让它得到新生。

2006 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承担上海市教委的项目“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同时有全国各地许多高校与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成绩斐然。于是,我们特地出版这套“比较语言学丛书”,借此向国内外的语言学界奉上我们的贡献,展示我们的学术理念。

是为序,也代作出版前言。

潘悟云

2011 年元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目 录

总序	潘悟云	1
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	潘悟云	1
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	王洪君	16
声调起因于发声 ——兼论汉语四声的发明	朱晓农	45
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	王福堂	92
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	麦耘 朱晓农	104
广东省客家方言的界定、划分及相关问题	庄初升	146
《尚书》文本的历史特点	吴安其	169
上古汉语 * -s 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	洪波	205
元音交替与新词派生	孙景涛	222
比较词义研究：“薪柴”与“燃烧”	黄树先	236
“遐一迹”与“远一近”	汪维辉	267
反问句环境对于语义变化的影响	董秀芳	288

蔡家话白语关系及平行词根比较	郑张尚芳	307
SVO 语言里的宾语前置	傅京起 徐 丹	320
语言接触与给与义动词的变异		
——以广西粤、壮语为例	林 亦	345
汉台语“打/撞/敲/捶击”	罗永现	357
突厥语语法化言说动词 tǎ-的语义功能	赵明鸣	373
南方民族语言处所介词短语位置的演变和变异		
——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	吴福祥	401

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①

潘悟云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

提 要 本文讨论了历史的真时音变在各亲属语言中的地理视时分布,自然音变、音变链以及音变链类型等概念。同时举“四”、“夜”、“田”等例子,讨论了/l/型音变链,相关的自然音变规则,以及从地理视时还原历史真时的方法。

关键词 真时 视时 音变链 音变链类型

语言的历史研究,其目标是要重建历史上的真时(real time)变化。但是,历史传留下来的反映真时变化的文献总是有缺陷的。特别是汉字,因为其不表音性,它的古代读音都有待研究,当然无法提供真时音变的消息。大多数的东亚语言则缺乏古代文献的材料。这些都会严重制约东亚语言的历史研究。

Labov(1994: 45)提出了一种用视时(apparent time)来逼近真时的方法。所谓视时,就是一个词的读音在不同年龄段的变体。一个人的语音系统一旦形成以后,通常会比较稳定,受其他人的影响比较小。如果对一组同年龄的人进行录音,同时取其声学数据的平均值,可以消除个别发音人的语音异常影响。假设把语音系统形成的时间定在 20 岁前后,并且以 2009 年作为观察点,那么 1929 年出生的老人的语音就能近似地反映 1949 年前后这个语言

^① 本文所用的民族语材料,除注明出处以外,来自戴庆厦、黄布凡等(1992),社科院民族所“汉藏语同源词数据库检索系统”。文中汉语的上古与中古拟音见潘悟云(2000)。

社团的语音面貌。我们分别按五年取一个年龄段,各个年龄的语音能近似对应各个年代的语音面貌,视时图上各个年龄的语音变化,就能近似地反映真时的语音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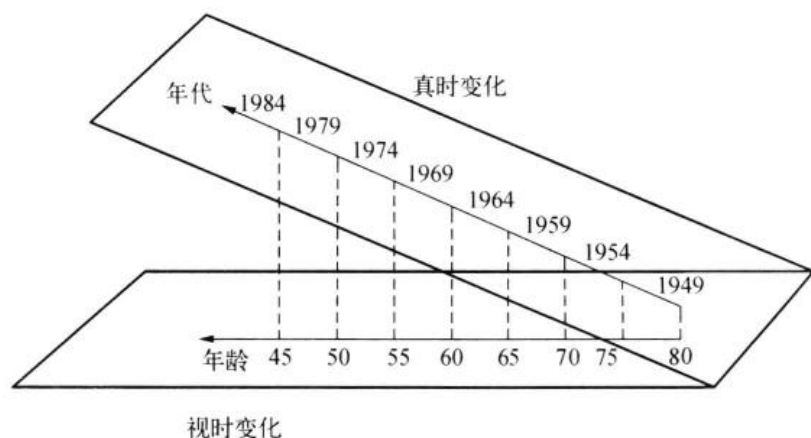


图 1

视时的“视”是视角(apparent angle)的意思,视时就是从共时的视角来观看真时,是真时变化在共时平面上的投影。金工师傅从机械三视图能够还原一个机械部件的全貌,如果我们选取合适的音变视时图,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音变的真时面貌。有不同的视角,就有不同的视图。Labov 所讨论的那种视时是真时音变在年龄维度上的投影,用作历史研究显然有两处局限。第一,空间跨度太小,只限于同一个语言社团。第二,时间跨度太小,通常不会超过一百年。本文则提出另一种音变的视时图——地理视时图,用来研究大片语言(方言)的历史音变。

下图三种有亲缘关系的语言 L1、L2、L3,某个词在这三种方言中分别读作 p1、p2、p3。

有亲缘关系的语言,通常经历了相同的历史音变。历史的真时变化虽然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可以把这三种语言的现代读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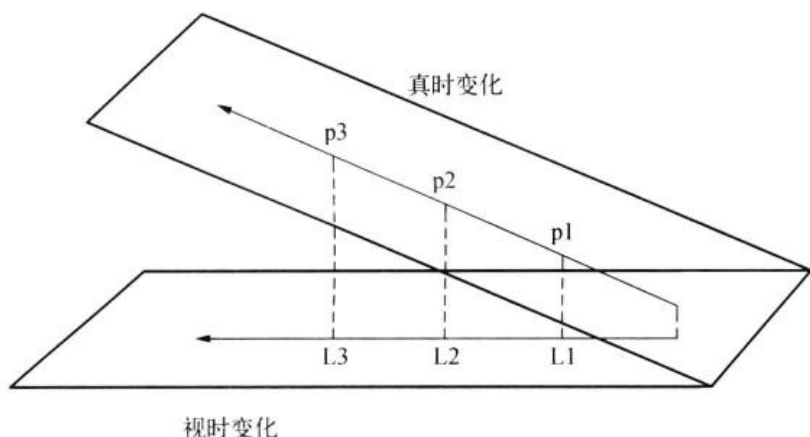


图 2

作是真时音变在地理空间的投影。因为分化的时间不一样,以及音变的速度不一样,一组亲属语言在某个时间会处于不同的音变阶段。L1 的音变速度最慢,还停留在 p1 的阶段,L3 变化最快,已经变作 p3 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地理视时的 $p1 > p2 > p3$ 近似地看作是历史的真时音变。

在图 1 中,年龄视时是一个时间序列。但是图 2 地理视时中的 p1、p2、p3 并不直接反映时间的先后,我们无从知道 p1 的读音比起 p3 来更古老。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把图 2 三种语言的现代读音按历史变化的次序排成序列 p1、p2、p3 呢? 主要的根据就是自然音变(natural process)。

对音变进程造成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人们发一个音的时候,各个发音器官会协同参加,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这种互相影响会引起语音的变化。此外,当一个音传送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在某些情况下,听话人往往会把它听成另一个音,这也会造成音变。所以,许多音变是可以从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得到解释的。这些渐变的、可以用发音与感知的原因加以解释的音变,叫作自然音变。

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古

代与现代发生的自然音变也基本相同。历史语言学所讨论的音变,大多数就是这种渐变的自然音变,它们属于语言的普遍现象,它们在各种语言中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要按照音变的规则进行。自然音变的这种普遍现象,使我们有可能按时间来给各亲属语言的读音排出序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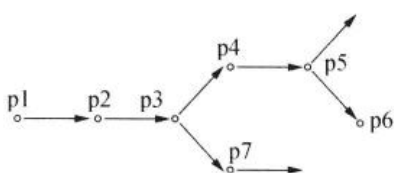


图 3

在作深入讨论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下有关音变的几个基本概念。

在左面的音变图中, p_1 、 p_2 …… p_5 , 都是音变中的一个阶段, 我们把它们叫作音变位点。一个位点变到另一个位点, 其间的过程形成了一条音变链, 简称音链。有时候, 一个位点可能有不同的变化方向, 所以必须以起始位点与终止位点命名音链, 使每条音链有其确定性。如音变从 p_1 变到 p_6 , 我们就命名为音链 p_1-p_6 , 如果只讨论从 p_1 到 p_4 的变化, 就叫作音链 p_1-p_4 。因为音链的起始位点往往会决定一个音变的方向, 代表一种类型,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以起始位点来作为音链的简称, 如音链 p_1 。

下面我们来讨论各种语言中经常见到的一条音变链:

这里实际上涉及几条自然音变规则。

规则一、 l 随语音环境改变其收紧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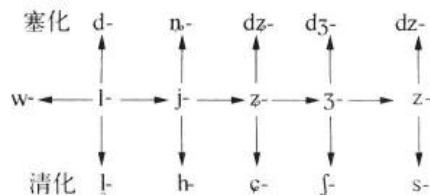


图 4

边音 l 的收紧点通常在龈/齿—舌尖, 在腭音前面, 收紧点会后移, 很容易变成 λ 。 λ 的收紧点舌位稍微下降, 就变成了 j : $l > \lambda > j$ 。 Hock (1986: 162—163) 提到这种音变的例子: 拉丁语的 *leōnem* (狮子) 变为加泰罗尼亚语 (Catalan) 与阿斯图里亚斯语莱昂

方言(Leonese)的 λ eon, illa(她)变为西班牙语的 e λ a。

在某些语音环境下, l 会增加一个软腭收紧点, 成为软腭化音 ɫ , 在音色上非常接近 u, 所以会有音变 $\text{l} > \text{w}$ 。Hock(1986: 77)指出, 拉丁语“亮”的 ll-, 收紧在硬腭, 在西班牙语中变成 λ -, 如 illa 变成了 e λ a; 拉丁语“暗”的 l-, 是软腭部位收紧的 ɫ -, 在西班牙语中变成了 w-, 如 alter(其他), 变成 *autre > 西班牙语 otro。

下面四张语图, 图 5 左边是 λ ie, 右边是 jie, 它们的语图非常相似。图 6 左边是 ɫ a, 右边是 wa, 两张语图也非常地相似。这就是 l- 在硬腭部位变 j-, 软腭部位变 w- 的语音学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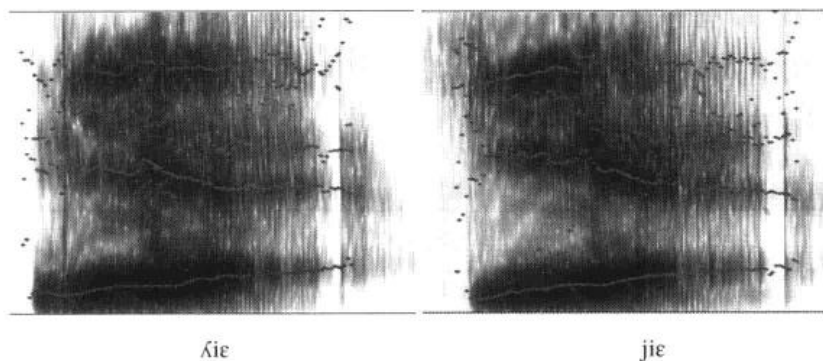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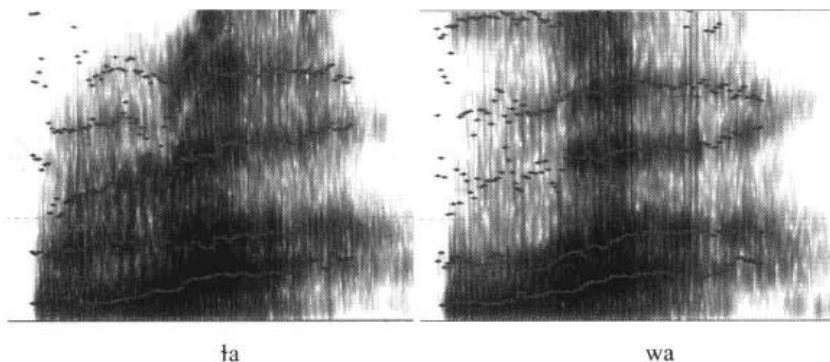


图 6

规则二、发音部位周边化。

语言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交际,所以两个语音之间,区别度越大越好。第一共振峰与元音的高低相关,第二共振峰与元音的前后相关。要增大两个元音间的差别度,就要增大它们的共振峰的距离,这在元音图上表现为靠向周边(peripheral)。这就是各种语言的音系大多会采用周边元音的缘故。所以,元音的演变通常是央元音向着周边元音的方向变化。

辅音也是同样的变化方向,舌体中央部位的辅音,会向周边的方向变化。 $l \rightarrow j \rightarrow \text{ɹ}$ 是向上方的周边方向变化, $\text{ɹ} \rightarrow \text{ʃ} \rightarrow \text{tʃ}$ 是向前方的周边方向变化。

Maddieson(1984: 32, 60, 44)的 UPSID(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讨论了 317 种语言,发现周边辅音出现频率要高得多。下表是塞音:

	龈 齿	腭/腭龈	卷 舌	软 腭
语言数	316	59	36	315

下表是鼻音:

	龈 齿	腭/腭龈	卷 舌	软 腭
语言数	356	125	21	190

擦音的情况也是如此,有 83% 的语言出现 s 类音,卷舌与腭擦音要少得多。

辅音发音部位在各语言中的分布情况,说明周边性辅音是各种语言优选的辅音,所以中央部位的辅音会有周边化的变化趋势。

规则三、辅音向发音强度大的方向变化。

发音强度(phonological strength),有以下的序列(Hock, 1986: 22):

塞音>擦音>鼻音>流音>近音>元音

发音强度的物理性质表现为收紧点后面的口腔气压,气压越大,收紧点就越用力,语音就越清晰。

Maddieson(1984: 12)指出,在 UPSID 中,63%的语言有 5 至 11 种塞音,58%的语言有 1 至 4 种擦音,91%的语言有 2 至 4 种鼻音,41%的语言有两种流音,72%的语言有两种近音。辅音在各种语言中的这种分布说明,塞音是人类语言中首选的辅音,其次分别是擦音/鼻音、流音、近音,这正跟上列的发音强度层级相关,这是辅音向发音强度大的方向变化的生理、感知基础。

Hock(1986: 162—163)指出这种音变的一个例子:梵文的 ja- (谁),到中古印度—雅利安语变成 ja-。^①

规则四、浊音清化。

在语音类型中,清声母是无标记的,浊声母是有标记的,有标记的音要向无标记的音变化。

图 4 中的 j>h 须要稍加说明。这个音变实际上是经过了中间阶段。先是向上的周边化: j>j̥-,接着向后周边化: j̥->ɣ-,最后是清化: ɣ->x->h-。下面的例子“夜”: l-怒苏怒>j-独龙>x-嘎卓>h-武定彝,正说明从 j-变作 h-是经过 x-的中间阶段。此外,这个词扎坝语作 jja,也说明声母 j-所从塞化而来的擦音只能是 j̥-。

规则二、三、四,都属于增强音变(fortition),使辅音性更加增强,使音节的划分更加明显。语言的交际功能要求语言有最大的区别度,这就导致辅音的强化。图 4 中的 j>n-并不属于塞化音变,但是也属于增强音变。当音节以元音或近音开头的时候,音节区分功能比较薄弱,往往下降软腭,产生一个鼻音,起到分隔音节

① 原文转写作 ya-与 j̥-,为了方便比较,本文改写作国际音标。

的作用,如一些方言把“安”发成 ηan 。此处的 $j \rightarrow n$ 属于同样的音变,当 j 向上方周边化的时候,软腭下降,变成了 n 。根据规则二, n 在有些方言中还会继续周边化作 n 、 η 。

规则五、 l 在前置清辅音的影响下清化作 l , 磨擦成分增大会变成 l 。例如英语的 ply , 会读作 $plai$ (Ladefoged, 2000: 38)。

与图 4 相似, l 有以下的音变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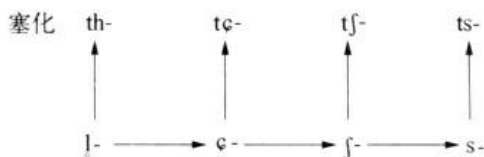


图 7

不同的音变链的类型,简称为链型(patterns of shift chains)。链型,与一定的自然音变相关联,它在实际语言中表现为地理视时图的类型。所以,当我们得到一组语言的实际读音的时候,就要把这些读音跟各种链型进行比较,如果这些读音符合某条链型的各个位点,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条链型相关的自然音变规则把这些读音排列成地理视时图,并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时音变。下面,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

为了比较的方便起见,例子中的声调省去不标。

第一个例子:“四”。

它在藏缅语中有以下的读音:

藏 文	拉萨藏	傈 傈	纳木兹	兰坪普米	浪 速	木 雅	嘉 戎
bzi	ci	li	zɿ	ʒɛ	pjik	zi	wɿ

它们的读音显然属于图 4 所示的链型,根据规则一~四,我们可以画成以下的地理视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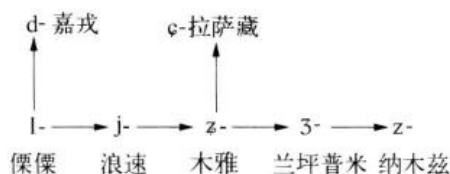


图 8

藏文 bzi 中,第二个音的藏文字母为 ʒ ,通常转写作 z 或 zh,因为它出现在音变链 l-z 中,所以,它的早期形式一定是 l-类的音。但是在藏文的 i 前有 ɕ 与 ʒ 的对立,如果肯定 ɕ 在原始藏语中是 l-,那么 ʒ 就不可能是 l-,而是一个与 j-很接近的 l-类音,那就是 ɕ- ,来自 lj-。这实际上解决了藏文的一个构拟:藏文的 ʒ 有部分来自 $\text{ɕ-} < \text{lj-}$ 。这个构拟可以解释许多汉藏历史比较中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夜”。

它在藏缅语中有以下的形式:

藏文	扎坝	独龙	缅文	怒苏怒	武定彝	基诺	嘎卓	九龙普米
zag	ʃja	jaʔ	na	lia	ha	ca	xa	ze

这些读音,同样反映图 4 所示的链型。于是我们可以根据图 4 把它们画成地理视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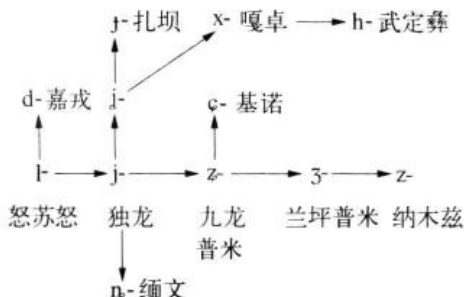


图 9